

比《奋斗》更现实更残酷

本报记者 孙晓娜

继《双面胶》、《王贵与安娜》后,导演滕华涛、作家六六、演员海清第三次合作了电视剧《蜗居》。

“每天一睁开眼睛,就有一串数字蹦出脑海,房贷六千,吃穿用住两千五,冉冉上幼儿园一千五,人情往来六百,交通费五百八,物业管理费三百四,手机电话费二百五,还有煤气水电费二百。也就是说,从我醒来呼吸第一口空气开始,我每天要至少进账四百,这就是我活在这个城市的成本。”电视剧《蜗居》中的这段台词最近在网络中流传甚广,其中蕴含着时下年轻人的辛酸压力。

房子 是永远说不完的话题

《蜗居》从房子说起,讲述的却是在房价飙升的年代,人们的道德观、价值观所受到的冲击。妹妹海藻的男友小贝是一个典型的 80 后“IT 男”,对未来充满幻想,现实中则是乐观活泼,浪漫风趣。然而他的深情和浪漫,在残酷的生活压力面前,变得脆弱和苍白,“经济适用男”在“权贵男人”面前败下阵来。

小贝的遭遇引发了大量网友的共鸣,纷纷有人发帖,痛心自己是现实版的小贝,女友因为自己买不起房子而决然分手。对大部分靠自己打拼的“80”后而言,大学毕业,努力工作,但是房子仍是遥不可及的一个梦。

2007 年也有一部反映 80 后年轻人生活的电视剧《奋斗》备受关注,而《奋斗》中的男主角之一文章正是《蜗居》中小贝的扮演者,因此两部电视剧也被网友拿来比较,大部分人认为,《奋斗》带有理想色彩,男主角大学毕业奋斗一两年就可以买得起大房子,这不是主流年轻人的生活;而《蜗居》虽然现实,却太残酷,为了几万块钱就要“肉偿”。

贪官 形变神不变

《蜗居》对于贪官宋思明的刻画一反往常描绘负面人物的手法,张嘉译饰演的宋思明有权有势,成熟又不乏激情,是一个英俊、有情有义、细致周到,稳重大方等诸多优点的混合体,他有呼风唤雨的通天本领,同时对海藻疼爱有加,海藻遇到什么难题,他都能摆平。只可惜,他不仅在道德上“越线”,还触犯了法律。

张嘉译的演技受到好评,就连唾骂“权贵男人”的年轻人也不得不承认,能够身居高位的人,一定是有能力和人格魅力的。有趣的是,网友对宋思明的婚外恋大多持宽容态度,认为他对海藻是有“爱”的,反而是对他“贪官”的行径唾骂不已,他送给海藻的豪宅、名车、巨额存折都成为观众唾骂他的证据。

当然,贪官最后的下场很惨,“熟男”虽然在情场上战胜了“涩男”,但在职场上却一败涂地。

“小三” 仍负骂名

编剧的本意中,海藻是一个单纯的女孩,但是网上一篇讨伐海藻的剧评说:“很多男人就像作者一样热爱着海藻,她的一切行为都是那么的‘单纯’!这让我们这些大女人是如此愤愤不平,我们的人格独立、我们对爱情家庭的忠贞,男人们是看不到的,悲哀啊!”

网友“邪到底的 kiki”在评论中的总结颇为到位:“90 后,80 后纯情派在《蜗居》里感叹海藻对小贝的辜负,气愤她没有选择帅气的文章而是做个龌龊的小三。务实的 70 后,看见了婚姻的柴米油盐,看见了物质对原则的无限诱惑。60 后也可以感叹婚姻味如嚼蜡的滋味,也看见了手心手背的难以取舍。这就是现实。残酷无法回避。我们只有在人潮里被裹挟着前行,选择我们看起来看得见方向。”



话说《蜗居》

我们怎样活着?

《蜗居》女主角海萍说:“每天一睁开眼睛,就有一连串数字蹦出:房贷六千,吃穿用两千五,冉冉上幼儿园一千五,人情往来六百,交通费五百八,物业管理费三百四,手机电话费两百五,还有煤气水电费两百……也就是说,从我苏醒的第一个呼吸起,我每天要至少进账四百,至少!这就是我活在这个城市的成本,这些数字逼得我一天都不敢懈怠。”

这讲的是一个房奴,一个小三(第三者)的故事。这么普通,却打动人们的视听。《蜗居》的编剧六六说:“每一个在写字楼中拥有 1 平方隔间、月月还房贷、出门坐公交、中午吃盒饭的人,都能从剧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不管是热播剧《蜗居》还是杨浦的杀妻

自杀案,反映的都是转型社会中都市白领在光鲜外表之下的不能承受之重。年轻人从来都是社会中压力最大的族群,面对就业、结婚、生子等重重人生关卡如过山车般呼啸而来,面对从学校到社会、孩子到成人的质的跨越,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爱情和面包的不可兼得,都让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奔奔族”困惑而焦虑。

当然,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可是在这样一片蝇营狗苟的浮华下面,在爬得更高、涨得更快、走得远的理论指引下,“奔奔族”如何才能选择另一种“幸福而平淡的生活”?

《蜗居》不是中国版的《欲望都市》,更不是“有两个好爸爸版”的都市偶像剧《奋斗》。这部从房子问题说起的电视剧,其争

议性的话题迅速从“很黄很暴力”挪开,转向了房奴和都市生活的压力,转到了婚姻和情感的真谛,转到了贪官和小三的道德扭曲。甚至有买不起房的年轻人在网上发言,这样的电视剧也能获许播出,难道政府有意调控高房价了吗?他们相信文艺作品也是社会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蜗居》现象再一次验证了网络时代议题设置的可能性和重要性。但不是所有的电视剧都能成为社会现象,《蜗居》是创作者对这个时代沉重生活的正面直视。高昂的房价如同蜗牛身上的壳,整个社会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也在都市的快节奏下逐渐变异,人们到底还能承受多久?其实很多社会情绪本不该由一部电视剧来承担,文艺解决不了实际的吃喝问题。

肖复兴:《蜗居》是指向现实的一根刺

电视连续剧《蜗居》受到欢迎,引起热议,在情理之中,也在意料之中。因为它触及到了当今最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即房子问题。过山车一般疯涨的房价,涉及千家万户,几乎牵动所有人的心。

虽然,房子不是一个筐,可以把什么问题都往里面装,但谁也无法否认,当今很多问题,都会在房子问题之中找到自己的一些影子。由房子而引来的贪官的腐化、人性的扭曲、道德的失衡、价值观念的错乱,或家庭关系、爱情伦理的考验,在动荡的房价面前,都在走马灯一样频频亮相。

《蜗居》的故事和人物,涉及了这些问题。这是它的聪明之处,它就是要踩着电视剧的尾巴,让观众的头跟着一起动。尽管它浅尝辄止地捎带上了官场文化和二奶文化,但它本意并不在此,根本没想由此深挖一口井,而不过为了烧香引出“鬼”来。这个“鬼”,在我看来,就是房子的问题,这已经不仅仅是价格的问题,而是揭示出人与人

之间的感情发生了什么样致命到骨髓的变化。这种变化,令全社会和所有人都始料未及,却紧随房价步步高升而情不自禁在潜移默化,最后,各自都变得面目皆非,而令人痛彻心扉。

因此,这部电视剧并不是有些人关心的,或者是记者和电视剧编导探讨的,什么宋思明和海藻是否真爱、海萍对海藻悲惨的结局是否负有责任诸如此类婆婆妈妈的话题。而是房子对于一代人情感价值系统无情有恨的摧毁。海萍和海藻姐妹之间原本那样清纯而美好的亲情,以及她们和父母的亲情,不都是在房子问题面前而节节败退,最后无法收拾,以牺牲了海藻的一个子宫为代价的吗?

亲情如此,爱情又如何呢?也许,海萍和苏淳能多少给人一点安慰,但也不是一点没有被磨损。海藻和小贝的爱情,则是彻底被房子所压垮。而海藻和宋思明之间的感情游戏,不过是一剂自欺欺人的伤湿止疼膏,无法治疗痛失子宫和生命的痛苦罢了。

因此,《蜗居》不是爱情剧、反贪剧,也不是家庭伦理剧,它运用了这些剧种的一些元素,却又巧妙而聪明地绕开了眼下这些业已泛滥的热门剧的圈子。这就让它区别于它们,避免了趋同的同质化,而让自己不仅别具新意,而且饶有深意。这点深意,就是触及了当下政府和开发商合谋的房子问题所带来的经济生活的变化,对于一代人精神和情感的冲击。它不仅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可怕的变异,同时也让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发生了令人心痛的变化。这样的变化,从而导致人们价值观的变化,那就是,不再相信公平、正义的存在,不再信仰奋斗可以创造未来。房价在扭曲现实,扭曲情感乃至人性。真的是物质决定精神,生存压迫心灵,房子压得不止一代人心里喘不过气来。

《蜗居》不是承载问题的一个筐,而是刺向当下社会和我们内心的一枚刺。这是它的可贵之处,不仅因为它拥有春江水暖鸭先知一般的敏感,更因为它拥有不回避免现实生活的良知。